

中國教父杜月笙的病死

小
杜
城
南
尺
五
天



春
申
門
下
三
千
客

引 言

從步入醫學院起，「生」與「死」對我們不再是一個空幻的問題，尤其是在醫院裡接觸到瀕死病人時，「死亡」變成一種衝擊，強烈地震撼著見習醫生的心靈。對於死亡和絕症，醫護人員固然有自己的感受，但最重要的是要瞭解瀕死病人的死亡心路歷程，才有助於病人處理生命最後階段的焦慮和恐懼。

通常，瀕死病人會經過五個連續階段的反應。第一階段是否認與孤立，大部份的病人在知道了絕症時，最初的反應是：「不，不是我，這不會是真的。」這是一種暫時的防衛。第二階段是忿怒，當第一階段不能夠再維持時，它就被忿怒所代替，病人的反應是：「為什麼是我？」。第三階段是磋商。第四階段是憂鬱，當絕症的病人開始有更多的症狀或變得更瘦弱時，他不能再否認他的病，而考慮到即將來臨的失去，於是呈現憂鬱。第五階段是接受，此時他既不憂鬱也不忿怒，而以靜默的期待來沈思即將來臨的末日。

在此我們不擬以冗長的學術性文字來描述死亡的心路歷程，只以杜月笙的病死來說明它，使讀者便於接受。

民國四十年陰曆六月二十八日上午，十一點鐘，朱文德又到，杜月笙把他喊進房間，交代把門關上，他十分機密的告訴朱文德說：他有一筆美金，交給刻在美國宋子良（宋美齡的二哥），請宋子良代為投資，宋子良說是把這筆錢買了美國股票，倒還賺了些錢。他叫朱文德代筆，寫一封信給宋子良手下的席德懋，請他把股票生意的經營情形，開一份清單，儘快寄到香港來。

朱文德代杜月笙把信寫好，發出去了，喫過中飯以後，他先回家打個轉。

晚間，袁國樑又來探望老夫子，杜月笙命袁國樑留下，陪他在小房間裡吃煨麵，突然之間他眉頭一皺，向袁國樑搖頭苦笑，說是：

「吃不下了。」

袁國樑趕緊起立，雙手攙起杜月笙，嘴裡在說：

「老夫子，我扶你回房間休息。」

不會想到，杜月笙用力挺了挺腰，身子却仍不能起立，於是他喃喃自語：

「怪呀！怎麼我這兩隻腳，一下子變得一點氣力也沒有了哩。」

袁國樑便多用點力，將杜月笙半抬半攙，送回了房間，自有人來服侍

他睡下，杜月笙睡到了牀上，像似自己也覺得詫異，他連連搖頭，自言自語：

「不對了！不對了！這次不對了！」

堅尼地台杜公館，迅即陷於一片紊亂，姚玉蘭和孟小冬，聞訊匆匆趕來，趨前急問，惶恐之色，溢于言表，於是杜月笙吩咐家人說：

「去喊丁濟萬來！」

有人忙不迭跑去打電話，房間裡，不知是誰輕輕的提醒一聲：

「阿要把陸醫師也請來？」

說這話的用意，因為丁濟萬是中醫，杜月笙果若情況危殆，必須西醫才能救得了急。躺在牀上的杜月笙聽到了，點點頭說：

「對的，再去請陸醫師。」

丁中醫師和陸西醫師，一前一後的趕到杜公館，把過了脈，聽過了心音，彷彿並沒有什麼毛病。再問杜月笙，可覺得什麼不適意？這一次，連杜月笙自己也答不上來，他祇是說：

「我祇是覺得不對了，再末就是兩條腿發軟。」

沒有顯明的症狀，兩位醫師都苦於無從處方，於是，由丁濟開了一貼常服的藥，培元固本，增強體力。杜公館兩位夫人唯恐深更半夜，意外生變，請陸醫師留下來，通宵守候。

然而，時鐘敲了一下，午夜一時正，杜月笙的房門開了，徐道生快步

走到客廳，直趨朱文德的面前，輕悄的說一聲：

「杜先生請你。」

朱文德進房間以後，守夜的人，焦急的在客廳裡等候，却是，過了不多久，朱文德氣急敗壞的跑出來了，他告訴大家：

「杜先生關照我，打電報到臺北，請京士兄火速來香港。」

守夜的那許多人，心臟齊齊的往下一沉。陸京士時在臺北，公務極為繁忙，杜月笙說是請他火速來港，準定是杜月笙自知不起。

八月一日，亦即陰曆六月二十五日的中午，杜月笙精神振作了些，楊志雄來探疾，兩位老友一道在客廳裡午餐，吃過了飯，杜月笙先向楊志雄拋個眼色，然後便輕聲說道：

「我們到裡面去談談。」

杜月笙所謂的「裡面」，亦即他自己的房間。楊志雄跟在杜月笙的後頭，走進房間之後，杜月笙先把房門關上，他請楊志雄落坐，然後自己躺了下來，他神情肅穆的正告楊志雄說：

「我今朝要跟你談一件正經事情。」

於是楊志雄正襟危坐，雙手加膝，他俯身向前問道：

「老兄，有什麼指教？」

萬萬料想不到，杜月笙竟石破天驚，晴天霹靂般的說是：

「我告訴你，我不想活了。」

當下，楊志雄大吃一驚，心跳突突，由於他深知杜月笙平生無戲言，益更瞭然問題之嚴重。但是，在另一方面，他又衷心希望這時候杜月笙是在跟他開頑笑，於是他特地打個哈哈，漫不在意的答道：

「月笙哥，阿是儂今朝心裡弗開心，儂阿是要跟我發發牢騷？」

「我今朝已經做過禱告了，」杜月笙答非所問，慨乎言之的道：「京士今天能夠來，我還可能有希望，否則的話，我這次的病，一定凶多吉少。」

當日，正值颶風襲港，山搖海嘯，天昏地黯，楊志雄聽杜月笙這麼說時，心中即已升起不祥之兆。但是他爲了安慰杜月笙，不使他儘鑽牛角尖，因此他再用頑笑口脛說是：

「月笙哥，你這叫什麼禱告？你簡直是在跟老天爺打賭嘛！」

詎料，杜月笙不予置理，他一聲苦笑，娓娓的告訴楊志雄說：

「志雄兄，我跟你相交已久，素有淵源，而且特別的有緣份，因此之故，我才把在別人面前從來不說的話，說給你聽。我老老實實告訴你，我實在是我不想活了，我爲什麼不想活？其中原因，我想你至少可以曉得一半。」

楊志雄這才明白，——當杜月笙觸及現實問題時，以雙方交往之久，相知之深，楊志雄已斷乎不容迴避，因此他唯有尷尬的笑，一面搜索枯腸，想找些能使杜月笙「看得開些」的勸慰說詞，然而直到最後，他祇是無可奈何的在說：

「月笙哥，自從共產黨佔據大陸，我們逃出黃浦灘。所有的朋友，那一個沒有困難？月笙哥你祇要想想，困難是人人免不了的，你就可以心安理得，撐過這一段日子，將來總有重回上海的一天。」

「你說得不錯，志雄兄，你們都

可以重回黃浦灘，就祇是沒有我杜月笙了，」慘然一笑，杜月笙繼續說道：「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，如今我存在香港的錢，幾乎全部用光。我早就曉得，我這筆錢用光了的時候，我就唯有死路一條。」

「笑話？」楊志雄提出抗議，他提高聲音說道：「莫說你杜先生一生一世仗義輸財，功在國家，就憑你幾十年裡放出去的交情，你救了多少條性命，濟了多少人的急難，造成多少人升官發財的機會？祇要受你恩的人天良不泯，略略的盡一盡心，報一報恩，月笙哥你還會爲銅鈿的事情發愁？」

當下，杜月笙笑容之蒼涼、慘淡，楊志雄往後追憶的說，竟然令他無比悲酸、無限淒楚，楊志雄覆述月笙回答他的話說：

「志雄兄，人人都有牀頭金盡，錢用光了的時候，人人都可以說朋友有通財之義，緩急相救的話。唯有我杜月笙不可以，因爲我無論借多少錢，其結果終究還是用光。」

「月笙哥！」

「一個人與其沿門託鉢的求生，多活一日只不過多拖累一些朋友，」杜月笙不勝歎歎的說道：「何不如早點走路，落個清清白白的死，乾乾淨淨的去？」

楊志雄不勝悲愴，他不敢正視杜月笙，於是默默的低下頭去。

「我杜月笙還是這個老牌氣。」驀地，杜月笙又眉毛一掀的說：「說一句是一句，我說我不想活下去，老兄，我祇是希望你不要跟他們一道亂搞，你們想救我一命，其實是反而增添我的苦惱。」

八月一日香港風狂雨驟，澈夜不休，那一天杜月笙視爲一線生機的陸京士自臺抵港，他的希望終告受阻於惡劣氣候，因而歸於破滅。其實，當日，陸京士在凌晨五時，拂曉之際即已趕到松山機場，由於香港颶風，

松山機場宣佈停航，陸京士憂心如焚，却是行不得也無可奈何，他在松山機場急電香港，改在八月二日啓程。

是晚，杜月笙面容灰敗，神情沮喪，至親好友圍繞在他病榻之旁。杜月笙環顧四週，一張張面孔俱是焦灼萬狀，於是杜月笙又皺了皺眉頭，漾一抹苦笑於唇角，他宣佈說：

「我今天許了個心願，我心中所想的這一個人如能飛到香港，那麼，我的病或許能夠得救，但是方才我偏偏接到這個人的電報，說他今天不能來了，所以我現在已經曉得，我這個病決不會好。」

杜月笙的家人親友，挖空心思的予他寬慰勸解，勸他不必迷信。但是杜月笙的臉上，却竟出現一種極不耐煩的神情，他向爭先恐後，發話安慰他的人，着力的一揮手，說是：

「好啦，好啦！」

當衆人鉗口不語，他自己更是從此閉緊了嘴巴，躺在牀上，睜了大眼睛，仰望天花板，似在休息，又像是在深思長考。一室寂然，逼人而來的低氣壓，使房裡的人，一臉的愁苦鬱悒。

狂颶來襲的這夜，總算平安渡過，八月二日的早晨，滿天陰霾，空際偶或飄過一陣急風勁雨，打電話問飛機場，颶風雖已離境，可是滯留臺北未能成行的旅客很多，當日上午是有一架飛機從臺北來香港，飛機上有沒有陸京士，啓德機場猶未接獲飛報，因而也就無可奉告。集在客廳裡的杜門親友一商量，決定暫且先不告訴杜月笙，陸京士究竟來是不來。還是等到獲得了確訊，再講給他聽，免得他激起希望再失望，以他當時的心理狀況，可能受不了這樣的打擊。

但是杜月笙却深信陸京士這一天一定會到，因此精神顯得特別的好，他堅持要起牀到客廳裡去，家人親友明知他是極力振作等候陸京士，沒有人敢加以勸阻。吃中飯的時候他也要

在客廳裡和大家一同進食，眼睛不時的在向門口探望。

剛開飯，還不會動筷子，電話鈴響，杜月笙特別留神，接電話的人一聽對方講話的聲音，立刻喜孜孜的向杜月笙報告：

「是朱文德從飛機場打來的。」

杜月笙點點頭，筷子往桌上一放，等着電話裡傳來的消息，祇見萬墨林放下電話筒，一面跑過來，一面在哇裡哇啦的喊：

「京士兄到了！朱文德說，他今天一早五點鐘就跑到了松山飛機場，所以趕上了飛機，此刻正在辦手續，馬上就可以坐車來！」

杜月笙臉上却將信將疑，似笑非笑，他緩慢的搖頭，冷冷的說：

「假的，假的！騙騙我高興罷了。」

雖話如此說，但是衆人注意得到，他已經輕的擱下了飯碗，那意思顯然是想等一等，等陸京士到了再一道同喫，於是，在座諸人也就不約而同的將碗筷放下。

從堅尼地台門外，一直到客廳裡，一路都有人在駐足盼望，因此，當陸京士一行抵達，便自外而內的爆出聲聲歡呼：

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飯桌上的杜月笙迫不及待，他顛巍巍的站起來，於是，客廳門口一下子湧進來好些個人，簇擁着風塵僕僕的陸京士。緊跟在陸京士身後的，則是到啓德機場去接他的吳開先、沈楚寶、朱文德和杜維藩。

杜月笙一見陸京士，情不自禁，喜極而泣，他眼眶中滾動着淚水，右手一抖袍袖，急切的伸出那隻乾癟枯瘦的手，和陸京士緊緊交握，一抓住了便牢牢不放，與此同時，還用左手在陸京士的手背上，一遍又一遍的，輕輕撫拍。

陸京士和杜月笙睽違多時，乍一見面，看見老夫子病體支離，形銷骨

立，竟然憔悴衰弱到如此程度？心中一陣酸楚，兩股熱淚即將奪眶而出，然而他深知此刻一哭大不相宜，於是他竭力的忍住。聚集在週圍的杜門中人看見他眼睜紅了，人人都在心中默唸：

「京士兄，你萬萬不可哭啊。」

陸京士忍住不哭，却是苦於一肚皮的話，格格不吐，他一句話都講不出來，耳朵裡祇聽到杜月笙在用感慨萬千的聲調，聲聲嘆息的說道：

「就是我的兒子，聽到了我病重的消息，也未必能夠立刻趕了來。京士，你在臺北有這樣重要的工作，居然就不顧一切的跑一躺香港，真使我不勝感激。」

陸京士淒酸難忍，也唯有訥訥的說：

「先生，這是我應該的嘛。」

於是杜月笙重又亢奮起來，他流露着一臉的喜色，關懷的問：

「京士，你還沒有喫飯啥？」

陸京士點點頭。

「來來來！」杜月笙拉起陸京士的胳膊：「我方才就是在等你，此刻我們一道來喫。」

拉陸京士和自己並肩坐下，又殷殷的招呼吳開元、朱文德和沈楚寶，叫大兒子杜維藩也落了座，傭人立刻便送上飯來，杜月笙眼睛直在望着陸京士，他伸出右手去接，那隻右手由於過度的興奮和激動，直在籟籟的發抖。傭人確實已將飯碗遞到了他的手上，他也接住了，然而，却不知道怎麼一來，飯碗掙了一掙，「噹啷」一聲，摔到了地上。

一隻飯碗齊巧摔成兩片，杜月笙身旁的地板上，飯粒狼藉。

彷彿驟然之間響起了巨雷，一客廳的人臉色陡變，偌大客廳，寂靜如死。

然後又有此起彼落的寬慰、支吾、和敷衍之聲：

「快點再添一碗來！」

「趕緊掃掃開！」

「弗要緊，碎碎（歲歲）平安！」

「今年上半年毛病發作得少，我還以為病況好轉了哩。那裡想到這個月初以來，兩隻腳忽然麻痺，簡直下不了地，更苦的是不分白天夜裡都睡不着覺，氣喘末又是越來越厲害，病到這個地步，我就曉得自己一定是不行了。因為我有不少的事體要囑托你，所以又是寫信又是電報的催你來。並不是我無緣無故害你着急，實在是怕遲了兩天就見不到面，京士，你今天來了我好開心，原以為我這個病還有得救呢？」

心亂如麻，陸京士還得挖空心思想出幾句話，聊以安慰杜月笙：

「先生氣喘的毛病由來已久了，祇要靜養幾天，自然會好。」

「不，」杜月笙淒然的搖着頭說：「這一次我是爬不起來嘍，京士，我說了你不要笑我，打電報催你之前，我心裡就許了個願，倘使你八月一日能到，我大概還不會死。八月一日你不來呢，那就是我壽數已盡，無法挽救。那裡想到八月一日那天突然之間起了颱風，飛機不能開，把你硬留在臺北，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一项凶兆，再加上剛才我打碎了飯碗，豈不是凶上加凶了嗎？我認爲這不是迷信，而是天老爺在告訴我，我再也爬不起來了。」

陸京士祇好強顏作笑的答道：

「先生還說不是迷信呢，八月本來就是颱風季節，打破飯碗那更是稀鬆平常的事情。」

杜月笙付之一笑，不說了。從這一天開始，陸京士晝夜侍疾，衣不解帶，這倒不是杜月笙非要陸京士親侍湯藥不可，而且陸京士心知師生相處的時間已很短暫，他由於二十多年的知遇之恩，須臾不忍輕離。尤其還有一層，杜月笙隨時都有機密大事和他相商，往往一覺睡醒，睜開眼睛更喊

「京士！」

假使陸京士不在，杜月笙便會覺得恍然若有所失，必欲陸京士聞訊起來，他的神色方始怡然。

自八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，杜月笙一直不曾離開過病榻，二日中午喫過了那餐打破飯碗，大不吉利的午餐，杜月笙被人攙回他的輪椅，徐徐的推向他的房間，再把他扶到牀上，寬衣睡好。從這個時候起始，杜月笙給他的家人親友一個印象，彷彿前兩日他焦急的在等陸京士來，一旦陸京士來到，他便心滿意足，了無憾恨，他祇有睡在牀上等死的這一件事了。

焚膏繼晷，隨侍在側，對杜月笙盡最後一份心意，這個差使是很難當的，因為在步向人生最後旅程的杜月笙，他不但喘疾時發，而且體力衰竭，神志渙散於是他的飲食睡眠一概逸出常軌。他一天祇能睡很少的覺，尤其那短暫到顯然不夠充份的睡眠，還要分作幾次去睡，最令人傷腦筋的，是誰也無法測知他睡着了抑或僅在瞑目養神，往往眼看着他已睡得很熟，方欲躡手躡足的走出去，辦一點私事或透一口空氣，杜月笙偏又適時的睜開眼睛，有氣無力的喊：

「京士！」

「媽咪！」

或者是：「娘娘！」

於是，不論是陸京士、孟小冬或者姚玉蘭，全部停止腳步，走向他的跟前探問：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

然而杜月笙的回答，又多一半是緩緩的搖頭。

其實這僅祇是他對人世間最後的一點依戀，他對於他所心愛的人，能多談一句便多談一句，能多看一眼就多看一眼。

像這種霍然而醒，脫口而呼，杜月笙喊的次數最多者厥為孟小冬與陸京士，所以孟小冬、陸京士像被一根

無形，但却有力的繩索，拴牢在杜月笙病榻之前，陸京士是擺脫一切公私事務專程侍疾而來，孟小冬則對杜月笙一往情深，此時此境，她恨不能以身相殉。這兩位杜月笙一刻也不能離的人，誰不願意分分秒秒的始終守候在杜月笙身畔，然而孟小冬與陸京士都有苦衷，孟小冬的身體本來不好，她一入杜門便祇有「親侍湯藥」的份，弱質紅顏於是人比黃花瘦，再加上明知杜月笙油盡燈枯，終將不起，巨大的悲哀把她壓得椎心刺骨，眠食俱廢，若不是杜月笙需要她，她早已不支病倒，她那副勉力振作，強打精神的模樣，神情憔悴，人見人憐，因此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勸她也要保重自己的身體，倘若她再一病，那更將給杜月笙帶來多大的打擊？執菊壇牛耳，為萬眾激賞的冬皇，却總是搖頭苦笑，輕柔的說道：

「我不要緊。」

在杜月笙病勢垂危的那一段時期，經常為杜月笙診療的幾位大醫師，諸如吳子深、梁寶鑑、丁濟萬、吳必彰和朱鶴泉，和陸京士都有深厚的友誼。所以陸京士趁他們先後前來看病之便，一一向他們請教，杜月笙這一次發病，究竟危險到什麼程度？

他所獲得的答覆，是「群醫搖頭」，就中尤以同門弟兄朱鶴泉說得最透澈，他是杜月笙上海撤退來港時，一路跟了來的，為杜月笙診病已歷兩年半之久，朱鶴泉直洶洶的說：

「老夫子這一次病得嚴重，恐怕不是藥石所可以奏效。因為老夫子『精、氣、神』三者無一不缺，隨便怎樣都難以拖。」

八月四日的早上，杜月笙睡了一晌，醒來時已是紅日滿窗，天色大亮，他沒有喘，連氧氣罩都不曾使用。大家看見杜月笙面容平靜，神清氣爽，當下還不由一喜，以為這又是好轉的徵兆，却不料他嘴唇噙動了一陣，張口便叫聲：

「京士！」

陸京士連忙答應，急趨牀前，於是杜月笙兩眼直望着他，淡然一笑的說：

「趁此刻我精神還好，我要和你談談，怎麼樣辦我的後事了。」

屋裡的人，聽了齊齊的一震，孟小冬頭一個痛哭失聲，但是她立刻便掏出手絹，掩住了自己的嘴；和姚玉蘭、杜維藩等人一樣，祇是在吞聲飲泣。

陸京士則悲哀重壓，他說不出話，於是點了點頭，表示他在凝神傾聽。

杜月笙望望陸京士，又閃了嚙泣聲中的妻子兒女一瞥，他神情肅然，語調十分平靜，低沉，——很像是他在談着別人的事情。

「此地是香港，不是上海，我們在這裡總算是做客，所以喪事切忌鋪張，」頓一頓，杜月笙又說：「從移靈到大殮，前後決不可以超過三天。我去的時候就着長袍馬褂，這是我着了大半輩子的衣裳。」

陸京士依然還是只有點頭。

「不過有一樁要多用兩鈿的事，我那一口棺材。」杜月笙頓了一頓，然後加以解釋的說：「這並不是我死出鋒頭，一定要買口好棺材，而是我不要葬在香港，『樹落千丈，葉落歸根』，活的時候我因為這個斷命氣喘毛病，到不了臺灣，死了我還是要葬到臺灣去的。將來反攻大陸，上海光復，再把我的棺材起出來，我請你們帶我的屍骨重回上海，落葬在高橋，我出世的地方。」

話說多了，有點累乏，杜月笙歇了一陣，方始繼續交代陸京士，他先自嘲的說：

「我一生一世，過手洋鈿何止億萬，一旦我兩隻腳一伸，我只要你們在這件事上，完成我的心願，讓我多用兩鈿，其餘各事，一概從簡。頂要緊的是要記得我們正在落難，凡事切忌招搖，免得給別人批評。所以不論

開弔、出殯，絕對不許再擺什麼場面，你們要是不聽我這個話，那就不是愛我，反倒是在害我了。」

接下來，他又再三叮嚀，遺體大殮以後，移靈東華三院的義莊，因為東華三院主席，是杜月笙的老朋友，老搭擋，早年相幫他連絡法國佬，擔任翻譯的李應生。李應生是廣東人，離開上海後業已僑港多年，他在香港有勢力，足以保護杜月笙靈柩的安全。

關於遺囑的擬訂，財產的分配，杜月笙反倒僅祇約略的指示了幾項點則，然後他說：

「後天晚上，京士你邀錢三爺、金先生、顧先生、開先兄和采丞兄，到這邊來便飯，就煩你們六位，先來商量一下。」

從這一天開始，杜月笙集中心智，一一安排他的後事，對於妻子兒女，至親好友，乃至於服侍他的傭人，每一個人他都分別的有所交代，但是由於人太多，要說的話一時說不完，杜月笙祇好利用他有限的精力，說一陣，又瞑目休息，養半天神，等到精神體力，稍微恢復，他又掙扎起來再說一兩句，因此，有人一次便聽完了他的諄切囑咐，有人則一等再等，將分為許多次所說的話，總加起來，方始瞭然一件事情，一些叮嚀。家人親友眼睛紅腫的，穿梭般來往於杜月笙的病榻之前，看他說幾句話都如此喫力，却又一心急著要多講些，回想他揚威滬上、望重首都、縱橫香江、顯赫重慶而轟動西北、風雲淳安，一幕幕的撼人心弦往事，念及人猶是也，而洛鐘將崩，於是，一離開他的房間，竟無不淚流滿面，放聲一慟。

由於杜月笙的氣喘，越演越烈，從他最後一次扶到牀上的時候開始，必須日夜都用氧氣，所以陸京士搬張椅子坐在牀邊，目不轉睛注視杜月笙的口鼻，唯恐他的氧氣罩子滑落下來，屆時，他必將呼吸困難，大汗淋漓，極為痛苦的從沉睡之中醒轉。

這一夜，杜月笙時醒時睡，神情十分疲憊，凌晨五點鐘，嘶嘶的喘咳之聲，又自他的喉間發出，一房間人，惶著急，看情形又是一陣劇喘要來，於是便有人跑出去請值夜的梁寶鑑醫師，替杜月笙打針、急救，手忙腳亂了半天，依然還是攔不住又一度的喘大發，直喘得臉色鐵青，大汗濕透了棉被，然後，杜月笙方始渡過了這一關，喘勢稍戢，他便兩眼盯望着得意門生陸京士，斷斷續續的在說着：

「京士，我們分手的時候快到了，我還有兩件事體相託，頭一樁，你的這些弟妹，你要多多的照顧，多多的協助。第二件，頂要緊的還是恆社，希望你多出點力，負責維持。」

陸京士立即應允，他誠慰的說：

「先生，請你放心，這兩件事，我會時時刻刻記在心裡。」

「好，好極了！」杜月笙的臉上，流露出欣慰之色，然後，他望着站在陸京士身後的妻子兒女，提高了聲音，說是：「有一件事，妳們切切不可忘記，京士有十萬塊港幣，存在我這裡，這一筆錢，妳們立刻就要歸還。」

杜維藩還在答應：「曉得」，陸京士却驚駭萬分的站起來，他忙不迭的說：

「先生，先生，你記錯了，我何嘗有十萬港幣，存在先生這裡？」

「我怎麼會記錯？」杜月笙却一口咬定：「你本來是有十萬港幣，存在我這裡的嘛！」

陸京士和杜月笙過從二十多年了，相知之深，無人可及，他把杜月笙囑咐他維持恆社，和故以存款為藉口，叫他的家屬先付自己港幣十萬兩件事，聯在一起，頓即恍然大悟，於是不惜點破了說：

「先生，我曉得先生的意思，先生怕維持恆社，沒有經費，所以故意這樣說的。」

「不，」杜月笙猶在否認：「我

不過是要歸還你存的十萬港幣而已。」

「先生，」於是，陸京士委婉懇摯的又道：「先生不必再為恆社經費的事體操心了，一則，恆社目前用不着這許多錢，二來，即使將來有所需要，自會由我們大家設法。」

「你不要再多講了好嗎？京士，」杜月笙又有點喘息咻咻：「我明明說的是還你銅鈔，你為啥要把恆社的事拉在一起？」

至此，陸京士當然不便刺刺不休，和杜月笙爭辯，他祇好回轉身來，向杜維藩眉頭一皺，兩手一攤。

從八月七日這一天起始，杜月笙沉睡的時候很多，清醒的時候少，不過他沉睡祇是為了培養精力，使他自己能夠妥妥善善的安排後事，而在所有勞雜如麻的事項之中，杜月笙最注意的還是他和知己友好之間，銀錢的往來，賬目的清楚。人欠人，十萬百萬，在這般人裡一向是「言話一句」，既不見賬目，又絕無字據，因此就必須由他自已「言話一句」而理楚了清。八月七日上午，杜月笙的多年好友，上海又發角富豪朱如山來探疾，便由杜月笙主動的提起：

「如山兄那裡，我還有十萬……」

當時，朱如山稍微緊張了些，他打斷了杜月笙的話，急急聲明：

「杜先生，你交給我的十萬港紙，不是美金啊！」

杜月笙側過臉來，深深的望了他一眼，然後，方始點點頭說：

「是港紙，當然是港紙了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朱如山便開了一張十萬港紙的支票，當眾面交杜月笙。杜月笙却順手把那張支票遞給陸京士，他說：

「京士，這是還你的十萬。」

陸京士立刻推拒的說：

「先生，這萬萬不可。」

「你收下。」杜月笙一力堅持：

「言話不要講這許多了，好哦？」

八月七日下午五點四十分，杜月笙突然昏厥，有人跑過去把他的脈；驚天動地的一聲喊：

「哎呀，杜先生脈搏嚙沒哉！」

妻兒子女，頓時便爆出號啕大哭，而在這時，又有人發現杜月笙的小便直在流個不停，於是便高聲的勸慰：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還有小便哩！」

齊巧守候的都是中醫師，急切間無法下藥救治，忙亂中有人飛奔出外打電話，請距離最近的吳必彰快來，但是一直等到六點二十分，吳必彰方始匆匆的趕到。這一次，吳必彰真是賣盡了氣力，他用人工呼吸法，先使杜月笙喘過這一口氣，「人工呼吸」緊急施救足達半小時之久，當時沒有一個人認為杜月笙還有回生的希望，然而杜月笙却在七點鐘的時候，悠悠醒轉，一聲長歎。

由於吳必彰竭力救治，終告妙手回春，八點鐘，接連打了兩次強心針，方始把奄奄一息的杜月笙，從鬼門關口，拉了回來。八時四十五分，死去治來的杜月笙居然能夠勉力坐起，他一面喘着氣，一面吩咐陸京士：

「京士，你把我的三份遺囑拿出來，當着大家，再讀一遍。」

陸京士立即照辦，朗聲的讀那三份遺囑，杜月笙聽時頻頻頷首，等陸京士讀完，他伸出劇烈顫抖的手，從枕頭底下掏出了鋼筆與圖章，因為四肢乏力，又叫萬墨林把住他的手腕，在那三份遺囑上簽名。然而他只簽了一份，那隻右手便無力的垂下，因此餘下兩份就祇有蓋蓋圖章了。

「阿好？——」杜月笙的眼睛，掠過錢新之、吳開元、顧嘉棠、陸京士和徐采丞五個人的臉，他淒然一笑說：「就請你們五位做個見證人？」

於是，由錢三爺領頭，五位見證人分別都在三份遺囑上簽署。

然後由萬墨林扶持杜月笙倒向枕頭，他再次睡下休息，房間裡除了他喉頭的嘶嘶之聲，連綉花針落地，都可以清晰聽見。

由於這一次的死去活來，杜月笙的家屬猶如驚弓之鳥又像熱鍋上的螞蟻，求神問佛，人人自出主張，姚玉蘭篤信基督教，她是杜月笙一家之中，頭一個非佛教徒，當年她想皈依基督，曾經向杜月笙請求，杜月笙說：

「妳來我家，事實上並非由妳自主，這麼些年來，妳能夠做主的事情也是絕無僅有。如今這信什麼教的事，我就讓妳自家做主了吧。」

從此以後，姚玉蘭信教信得極其虔誠，杜月笙病篤，她也曾苦勸良人皈依上帝，以使精神——靈魂有所寄託，杜月笙說是：

「妳不是也曾聽過我喊天老爺嗎？也可以說是耶穌基督呀！」

有這麼一句話，姚玉蘭一心想使杜月笙得救，她便去求趙世光牧師，經常的在杜月笙病榻之前，為他祈禱，代他禱告。

孫氏夫人和孟小冬，跟杜月笙同一信仰，信佛，於是兩位夫人以其無比的虔敬，命人洽請香港荃灣弘法精舍的高僧，為杜月笙連做七日七夜的道場，祈求禳災添壽，容他平安渡過這一次「劫」。

八月八日立秋，杜月笙的病無記色，他時睡時醒，直在說是嘴裡乾渴，頻頻的叫人取西瓜汁。其實杜月笙並不知道，他的家屬聽從中醫師囑咐，在西瓜汁裡拌了些麻醉物品，以暫時性的麻醉作用，使他提神益氣，尤可兼收利小便的功效。

早上一連喝了幾杯特製的西瓜汁，果然，中午時分，杜月笙忽焉清醒，精神陡長，他環顧四週，妻子兒女的面貌歷歷在自，然後他問：

「事體我全部交代過了，你們還有什麼弄不清楚的，快快問我。」

妻兒子女唯有歎歎，並無一人發

問，於是，杜月笙又側臉問陸京士：

「宋子良先生阿有覆電來？」

「覆電來了，」陸京士趕緊的說：「十萬美金之外，還有些利潤，都在他那裡。」

「那就好了。」杜月笙像是諸事已畢，說時似有不盡的欣慰。

這時候，家人戚友湧上前來，紛紛提出建議，一致認為當時的主治醫師過於謹慎，因而「不太靈光」，他們希望杜月笙能夠同意，換一位醫師，「有以澈底改進」醫療方式，說不定，能夠立刻解除杜月笙的痛苦，使他很快的「早占勿藥」。

杜月笙以一種帶有憐憫的眼神，望着這一般人，由此，激起了他們更大的勇氣，有人提張三，有人薦李四，衆口交鑠，莫衷一是，居然還引了爭論。

「算了吧！」杜月笙森冷的一聲回答，宛如一盆冰水，澆熄了無窮的希望，他滿臉苦笑說：「妳們何苦要我多受些罪？」

杜月笙所謂的「受罪」，那倒不是他故作矯情之言，因為「精、氣、神」三者已竭，頭一步，他的排洩系統全部損壞，大便小便，毫無知覺的在自然排洩，偶然排不出來，還得動用工具，拿銅鉅去「通」，「通」時的痛苦，自非血肉之軀所能忍受。

八月十一日病情又有惡化的趨勢，但是一天之內，清醒的時候還是不少，他要末不開口說話，嘴巴一張，必定是說既已醫藥罔效，何不讓我早走一步，也好少受許多折磨。從這一天下午開始，杜月笙便陷於昏迷狀態，偶然翕動一下嘴唇，即令把耳朵貼上去，也聽不清楚他在說些什麼。八月十三日凌晨三時半，醫生又發現他脈搏全無，呼吸停止，乃由梁寶鑑和吳必彰打針急救。當時，杜月笙的許多友好，多一半在堅尼地台杜公館守候，等着送他的終，一部份人連續熬夜，精神不濟，業已回家休息，但當

他們得着消息，又快馬加鞭的趕了來，友好到齊，梁寶鑑、吳必彰的急救針偏又生了效，杜月笙二度悠悠醒轉，再次還魂。

這時候杜月笙的家人親友，團團的把梁寶鑑和吳必彰圍住，聽取兩位大醫師的意見。梁寶鑑、吳必彰一致斷定，杜月笙病到這個地步，實已回生乏術，用針藥急救，把他這樣不活不活，昏迷不醒的吊住，徒然祇有增加他的苦楚，却是底下的話，不但醫生，便連至親好友誰也不便於開口：是否應該順其自然，按照病人的心願，讓他早一些解脫？

家屬方面，意見完全趨於一致，能有辦法可想，就不該棄之於不顧，「好死不如惡活」，他們堅持請求醫生用盡一切方法，保住杜月笙的最後一口氣，那怕是一分一秒，也不可放棄努力。

於是，又決定了，想盡方法把杜月笙的性命「吊住」，不管他輾轉病榻，是何等的痛苦。

在這個大前提之下，八月十四日，凌晨兩點四十分，醫生作最後一次的挽救，決定替杜月笙輸血二百五十CC，這二百五十CC血輸了一個鐘頭又四十分鐘，三點三刻，天還沒有亮，杜月笙第三次死去活來，不過這一回他既睜不開眼睛，也說不出話了，他口吐失聲，兩眼微闔，祇從嘴巴張一個洞，眼睛眯一道線，偶後在喉嚨口咯咯作響，所有親友，都已明白，杜月笙是距離死亡，只有一步。六時一刻，突然又在昏迷之中暈厥，脈搏呼吸，第四次全部停止。親友們大叫：「不好了！」梁寶鑑立命護士注射強心針，杜月笙的第四次進入死亡狀態，為時八分鐘，結果還是把他硬拖回來。

沒有人認為他渡過八月十四日這一天，偏有奇跡出現，當陸京士等人正在分頭打電話，邀集在港恆社兄弟，是日下午三時，齊集堅尼地台十八

號，為老夫子辦後事。忽有一位遠客來到，那是時任行政院顧問，由臺北專程趕來送終的呂光。

呂光行色匆匆，抵步以後，直趨病榻之前，他看了杜月笙的情況，不禁慘然，但是他心中焦急，因而他不管杜月笙聽不聽得到，湊近杜月笙的耳朵，高聲的告訴他說：

「洪蘭公明天到香港來，總統叫他當面向杜先生致眷念慰問之意，本來我們約好今天同機來香港的，但是因為洪蘭公臨時趕不及，他要我轉告杜先生，明天中午一定趕到香港。還有維善，他也搭明天的飛機。」

一聲聲，一遍遍，垂死中的杜月笙竟似聽見了，眾人驚喜交集的看見，他的眼睛睜大些時，嘴唇嚙動，杜月笙正在微微頷首。

所有的聲音認為這是難以置信的事，自八月十四日下午直至十五日中午，杜月笙不需任何藥物，僅祇是呂光帶來的一句話，「總統命洪蘭友面致眷念慰問之忱」，帶給杜月笙無限的鼓舞與感奮，他又活下去了。其間，祇不過在十四日夜晚和十五日凌晨各通過一次大小便，杜月笙還忍住了痛楚，他不曾呻吟，身體也不起顫動，彷彿肉體上的痛癢，和他完全無關。

一刻鐘後，下午兩點三十分，時任國民大會秘書長的洪蘭友，抵達堅尼地台杜公館，當即引起一陣歡呼，洪蘭友面容肅穆，神情哀戚，他快步走進杜月笙的房間，一眼看見了躺在牀上呼吸屏止的杜月笙，怔了一怔，以為他已來遲一步。但是，圍繞在杜月笙四週的親友，猶仍急切的在大呼小叫：

「先生！先生！洪蘭公來了！」

洪蘭友看到杜月笙似乎還有點知覺，他為達成使命，連忙高聲的在他耳邊喊：

「杜先生，總統對你的病十分關懷，希望你安心靜養，早日康復。目前臺灣一切有進步，國家前途一片光

明，我們還是有希望的！」

當時，洪蘭友祇想杜月笙能在易簧之際，聽得見他這幾句話，在他一生艱辛奮鬥的最後歷程，得一份慰藉，斯願已足。詎料，杜月笙是在凝聚他每一分精力，等候着洪蘭友的來，因此，他不但聽清楚了洪蘭友所說的每一句話，而且，他竟奮目迅張，睜開了一閉三日的眼睛，尤其，他更伸出了自己那隻顫抖不已的手，喫力已極的伸向洪蘭友，和他緊緊的交握，與此同時，他清晰明白的說出了他在世最末的一句話：

「好，好，大家有希望！」

洪蘭友的兩行熱淚，不可遏忍的拋落下來。

最後一個「望」字說完，杜月笙那隻鬆弛，垂落，眼睛又闔，嘴唇緊閉，但是他仍在竭力掙扎，還想多說一兩句，然而，氣逆舌僵，他已語不成聲了。

洪蘭友忙再趕上前一步，大聲的說：

「杜先生的心事，我都明白，杜先生所沒有說出來的，此間友好可以轉告我，我回臺北以後，一定代為上達。」

這時，口眼緊閉的杜月笙，又艱難萬分的點點頭，兩顆眼淚，逸出眼眶之外。

站在一旁，注視這一幕的錢新之，情不自禁的一聲長嘆，熱淚泉湧，他喃喃的說：

「大家有希望，大家有希望，天啊！就是他沒有希望了啊！」

有人探手伸進被窩去摸摸他的腳，失口驚呼：

「哎呀！腳已經涼了！」

但是他依然多拖了一天，毫無知覺，僅祇呼吸迫促的多拖了一天，杜月笙拖到距離他生辰不及二十四小時的八月十六日，下午四時五十分，終於走完了這段漫長而艱苦的死亡歷程。